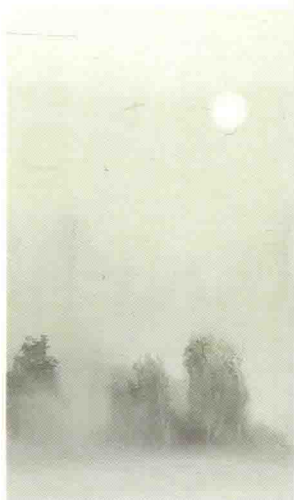




深度赣鄱书系

文天祥被俘后心路历程为何拐了个弯？
 解缙和他主编的《永乐大典》命运为何如此凄惨？
 王安石是怎样发现和保护大文豪苏轼的？
 陈寅恪给别人写的碑文为何成了自己的墓志铭？
 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巨子和精神风骨，深读再三，令人击节慨叹！

大地星宫



江西高校出版社

李目宏 著



深度赣鄱书系



李目宏 著

大地 星空

DADI XINGKONG

◆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星空 / 李目宏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

(深度赣鄱书系)

ISBN 978-7-5493-1112-5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6438 号

责任编辑	邱建国 李宇超
装帧设计	邓家珏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龙莹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1112-5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6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摄)



自序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文化软实力”这个词组。

能显示实力的，通常是经济和军事，加上个“软”字，就说明不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了。是什么呢？就是前面那个词：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将文化转化为实力，这一点美国做得很突出。他们的好莱坞、迪士尼、肯德基，在风靡全世界的同时，悄悄地卷走了大把大把的银子，而且你还心甘情愿，乐意。真的好“软”。

其实，美国建国才二百多年，是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国家，所以他们对自己短暂历史中的纸角片语都格外珍惜，精心打扮，尽量放大，人人熟记，成为一种民族自觉。

美国只有二百年多的历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了这个世界经济“老大”国内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而中国的文化产业还不足它的零头，这似乎有点不相称。

但认真一分析，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而更应该信心十足。你看，美国的文化输出巨头好莱坞、迪士尼、肯德基，沿着这些元素一勾勒，这样的文化等级并不高，处于儿童或少年时代。

而中国呢？远古的神话就有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加上那一个盘古开天，我们民族的文化一出场就惊天动地、气吞寰宇。稍往后，启蒙第一课就是朗朗《诗经》。这样的内容等级无

论是重量还是品位,美国文化和我们都不在一个层级上。而现在,从2004年11月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至2014年9月,全世界已有122个国家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这些学院和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孔子是和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中国睿哲先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去世十年左右苏格拉底才出生。他一出场,就是一个白髯飘拂的精神文化导师形象。还有那位比孔子年龄还大、孔子向他问过礼的老子,一篇《道德经》影响中国和世界两千多年,至今魅力不减。美国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大报曾公布过人类自古以来影响世界的十位写作者,中国的这位老子排名第一,正巧应了一句中国的俗语“老子天下第一”。而孔子和老子的出现,并非孤独的高峰,仅仅是同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密集涌现的诸子百家中的两个代表。所以,今天那些进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洋学子们,不同颜色的瞳仁里闪烁出的崇敬目光投向孔子这位精神文化导师时,他们的目光还应投射得更深广一些,向中华民族远古的盘古、女娲、夸父、嫦娥投去崇敬的一瞥,因为他们的精神文化养分不仅滋养了像孔子、老子一样的众多华夏先哲,而且历经数千年至今不衰,仍在滋养着更为广阔地域的后人。

你看,作为太爷爷辈的文化智者,其文化力量会比不上一个处于吃着快餐看动漫、热衷于在迪士尼乐园游玩、幻想机器人和外星人打斗层面的少儿?这样说并非有意贬损美国的文化,而是通过比较,我们更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文化基因的优秀和生命力,并为之自豪。

或许是因为文化底蕴太过丰厚,因此反而有所忽略;或许还没有真正理解软实力也是实力,因此有所不在意;或许探寻的目光多停留在追赶硬实力上,还没花大气力将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力



的通道完全打通,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的软实力还硬不起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带有自身历史文化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一种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很优秀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证明,放眼望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现存的只剩我中华民族了。这样的文化基因,生命力何等顽强,历经数千年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这是优势而不是负担,认清这一点很重要,能帮助我们看清前行的方向。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已经让我们触摸到文化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永恒,可以让一种事业复活,可以让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提振,可以让人类共享其成果。

要将优秀的文化基因培育出更多的果实,当下要做的,是要扯去攀附在我们文化基因上的枯藤朽枝,扫除尘埃污垢,让国民重新认识到我们民族文化是优秀的、依然充满生机的,应当继承和弘扬,让这种共识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由自觉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的文化骄傲,有足够的底气能在当下的国际文化背景下将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由这样的自信转换为动能,将软实力做硬。

要将软实力做硬,最为关键的是创新。创新不是简单的怀旧、复述、模仿,而是在前人成果上的再创造,是继承上的发展,是哲学上的扬弃,是智慧的花朵,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剂,是一个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证明了这个一点。你看,远古的神话、《诗经》是创新,诸子百家是创新,四大发明是创新,“车同轨,书同文”是创新。进入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如井喷式涌出,快速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创新,现在出行还只能在马车上或船舱里慢慢晃悠,没有广播电视,连电也没有,只能点上油灯或松明子熬过漫漫长夜……



文化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创新,我们可能还在用利器往龟甲或竹简上刻字,没有绘画、戏剧、小说、电影,更不会有现在的动漫。

现在,当高科技将文化创新带入到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轨道时,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基因,不能忽视自己的文化土壤,而应当在这块土壤里播种优秀的文化基因,创新培育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应当有不断文化创新的时代,因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成果和文化创新素材;社会的开放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化体制改革业已完成,文化自主创新的领域更为广阔、机制更为灵活、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接地气。当然,文化不像其他科学领域,出成果可能会慢一些,但这不会影响创新,相反,经过深思熟虑的沉淀,我们能将创新的道路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不能错过、更不能辜负这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时代,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记录下写这本书时关于文化的一些思考,权当为序。

二〇一四年九月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001

你好,惶恐滩 /001

田园梦 /017

《牡丹亭》的前世今生 /031

共和国之源 /054

醉翁六一 /083

布衣宰相 /102

鹅湖绝响 /125

山巅上的自由魂灵 /145

永乐雪 /164

庭院深深 /190

打开庐山这本书 /215

大地履痕 /243

大吕黄钟 /265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283



你好，惶恐滩

吉安县城有一座文天祥纪念馆，正门上的题词是书法家舒同的手迹，纪念馆匾额为启功所题，馆两侧门柱的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毛泽东手书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的两句。国家最高领导和两位一流书法家同时为一个人题词，这样高规格的纪念馆在国内不多见。吉安县是文天祥的家乡，古时叫庐陵。



中国的英烈很多，从古到今，多到难以计数，如果统计出来，也一定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想，那么多的英烈，为什么文天祥能被后人牢牢记住，千古传颂？

当然，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写得气贯长虹，立意高远，一直作为激励后人的经典并常常被引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

还有，文天祥是个文人，他的文学



吉安县文天祥纪念馆内的文天祥雕像 旷喜保 / 摄

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重新翻看了一下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用的课本——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其中收录了文天祥的一首词、两首诗、一篇文。一首诗是《正气歌》，文是《指南录后序》。翻到书上《正气歌》那一页，有我当年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注解。但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多了去了，苏轼、辛弃疾、范仲淹、王安石、李清照、欧阳修、黄庭坚、陆游、晏殊、范成大等等，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单就文学成就而言，文天祥不一定在他们之上。

一定另有原因，让文天祥一直在人们的心里活着。



在和元军的抗争中，文天祥被俘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景炎元年（1276）。这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元将伯颜谈判，企图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希望以谈判的方式来刺探蒙古军情。但万万没料到的是，这是一次万分憋气的出使。他后来在《指南录后序》中回忆：“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

文天祥作为大宋朝廷代表，来到元军驻地，一见到伯颜，文天祥就问：你们大兵压境，是打算要消灭宋室、吞掉我朝呢，还是另有所谋？伯颜没料到文天祥会这样单刀直入，一时间语塞，他支支吾吾地说：这个这个，我们还是坐下慢慢谈吧。文天祥态度鲜明地说：交战与议和由你们选择。议和，双方同修于好，对大家有利，以免生灵涂炭；要战，我大宋还有大片土地，还有数十万军队，输赢还未定，你要想清楚。见文天祥义正词严，伯颜一时气馁，还摸不清对方底细。而就在双方谈判胶着时，文天祥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宋朝左丞相吴



坚和刚任命的右丞相贾余庆来了，他们不是来帮文天祥谈判，而是带着皇帝的《降诏》，向元军投降的。《降诏》说：“……我皇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现存州郡，悉上元朝。……”此时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没想到，朝廷这一帮奸臣贪生怕死，竟欺骗蛊惑小皇上不战而降。就这样，两个降臣回去了，而文天祥被元军扣押。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但文天祥宁死不降，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途经镇江时，文天祥在随从帮助下逃脱。

这一路上文天祥思绪万千感慨万分。他踏入官场时，大宋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了。宝祐六年（1258），元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朝廷畏敌如虎，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跑，京城弥漫着一片迁都逃跑的鼓噪声。次年，刚守孝三年回京任承事郎、签书宁海军事节度判官厅公事的文天祥见此怒不可遏，立即就奏了一篇《己未上皇帝书》，旗帜鲜明地反对迁都逃跑。他在奏中说：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要求立即斩董宋臣以安定人心，并提出强国御敌的四项建议：一、皇帝“用马上治”，实行战时体制；二、建立方镇，加强地方官的权力；三、实行征兵制度，加强军事力量；四、打破用人专重资格的习惯，主张“进英豪与资格之外”。文天祥一入官场就犯大忌，不仅高调亮相，而且内含杀气。可想而知，文天祥的诤言不仅没被采纳，还和官场的权贵结了怨。才十几年光景，朝廷就被元军逼上绝路了。时至今日，大宋王朝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谁呢？

文天祥一路把所思所想写了下来，有十几篇诗文，他归集起来叫作《指南录》，表示他坚决抗元、忠于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他为这本集子写了一篇后序，就是前面提到的《指南录后序》。文中写道，自被拘以来，“予之及与死者，不知其几矣！”他细细数来，竟有十八次

险情的场合但都没有死,诸如,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被真州守将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诸多次死的险境,有的在敌方,有的在己方,但这一次次险情与国之存亡比又算得了什么? 他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三

文天祥第二次被俘,是祥兴元年(1278)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

镇江脱险后,文天祥和几位大臣拥立益王赵昀于福州,文天祥也官复原职,但他选择了一条凶险无比的路:坚决辞去官职,请求开府聚兵抗元。

他到汀州组织义军,许多旧部们听说文丞相起兵抗元,纷纷率兵投奔到他的麾下。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率抗元大军由梅州北上,开始了反攻江西,收复失地的决战。抗元大军士气正旺,连克会昌、于都、兴国。文天祥的大都督府已成为东南抗元武装力量的中枢,文天祥也因此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到了祥兴元年,元军十三万人马围剿文天祥,他率领的小队人马在五坡岭遭元军包围,一场殊死拼杀过后,义军寡不敌众,文天祥被俘。被俘前,文天祥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冰片服下以求一死,但未成。这天是12月20日。

元军抓住了南宋抗元主帅文天祥,欣喜若狂,想收服他为己所用,像许多南宋官员一样。但他们不了解文天祥,不了解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不了解,对一个民族,你可以占领他的土地,掠夺他的财产,奴役他的人民,但对一个历史悠久、幅员

辽阔、文化体系完整的民族，你无法毁灭。你如果想简单地用暴力方式企图做形式上的征服，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自杀。

元军一路劝降。这天，船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看到海上宋元两军对峙的军队，目睹眼前的破碎河山，而自己身陷囹圄，徒有一腔报国志，文天祥思绪翻滚，他拿起元军备下劝降的笔和纸，一首滥觞于心中的诗喷涌而出：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过零丁洋》写得何等豪迈，其铮铮铁骨、一片赤诚，跃然纸上。元军元帅看了也赞叹不已：文丞相气壮山河，志不可夺。文天祥知道，心中的痛苦、郁愤、无奈、憋屈都没有用了，此身报国已无望，只得将国之山脉锻造成骨骼，将河川凝结成血肉，用这样的骨骼和血肉铸就忠诚，将忠诚谱写成诗，用诗连接，将心送达。这个逻辑程序有些复杂，但一定是这样。

四

我在探寻着文天祥最后的心路历程。

哀莫大于心死。心已经死了，躯体还有何用？文天祥死志已决。

祥兴二年（1279）4月，元军将文天祥押往大都（今北京）。从广州出发，由陆路过梅关，至南安军（治所在今江西大余）转而走赣江水

路。进入家乡了，放眼望去，江南正是草长莺飞时节，春光无限，但国破山河碎，物是人已非，文天祥感慨万分，作《南安军》诗：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诗中明确表达绝食自尽的决心。是时候了，国破家亡，已无再苟活下去的理由了。

就在两个多月前，元军押着文天祥在崖海观看宋元两军的最后一战。宋军主将张世杰指挥在崖山海面以船构建成堡垒，结巨舰千余艘，用粗绳连接起来，四周搭起楼棚像城堡。元军船队来攻，舰队坚固不动。见此状况，元军改变战术，用弓箭射火烧船，宋军舰队因为用粗绳连接不能自由行动，三国时曹操赤壁之战的错误在这里重演，宋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文天祥本来十分盼望宋军能抓住最后机会扭转败局，但没有。他看到宋军大败，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小皇帝赵昀一起蹈海自尽。曾经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舞台上有过辉煌一页、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宋王朝大厦，就这样眼睁睁地在他的眼前崩塌、消失。

就在一年多前，在江西永丰的空坑，文天祥率领义军与元军一战，义军遭受重创，七个将领或战死或被俘杀害，文天祥的妻子儿女六人被俘，有两人跳崖身亡，次子失踪。这一切，也发生在他眼皮底下。

文天祥开始绝食了，想以死报国，以死明志。元军不让他死，捏着鼻子给他灌粥，连续八天。这时，一个叫张千载的义士上得船来，说服了文天祥进食。文天祥的心路历程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这个弯拐得突然，有点蹊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死志已决的文天祥放弃自绝？我遍查资料，没能找到明确答案，只能从有限的留存资料中稍稍加以分析，试着解读。

文天祥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世人关注，尤其在江西，许多人为此



焦虑不安。其中一些人想营救文丞相，让他作为一杆旗帜，继续带领大家举兵抗元。而另一些人呢，则担心他投降，希望他死。这就让人感到心伤、匪夷所思。希望文天祥死，而且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的，由一个叫王炎午的人领头。

王炎午是文天祥的邻县人，文天祥在赣州起兵时，他投军抗元，后因母亲生病回乡，避免了战死或被俘的命运。此时，躲过了噩运的王炎午听说了元军押着文丞相从水路经过江西，他和另一个叫刘尧举的在赣州为文丞相担心，担心他像不少宋朝官员一样变节降元，他们两人躺在床上流着悲怆的泪水，你一句我一句、你一首我一首地赋诗唱和，“谨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灵”。几首诗过后，王炎午觉得这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挥笔写下了一篇一千七百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文中翻来覆去列举了种种可死的理由，“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无愧，所欠一死耳……”。核心一句话：“大丞相可死矣！”满腔激情地写完，两人又冒着酷暑，挥汗如雨地抄写了十份，“字大如掌”，然后，从赣州到南昌，在“沿途驿站、水铺、山墙、店壁处张贴，希望文天祥能看到”（《江西省人物志》2007年版135页“王炎午”）。

这让人看到了一幅怪异的场面：一只领着群羊作战的头羊被俘了，群羊不安起来，一阵商讨过后，其中几只羊鼓噪着要头羊速死。鼓噪完了，羊群恢复了平静，群羊们继续做沉默的羔羊。

这就很奇怪了，头羊被俘，不去营救，不再产生新的头羊带领羊群继续作战，而是高声鼓噪，劝头羊去死，而且将这个过程铺陈得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以证明这个主张的“正统”和代表性，这不仅耐人寻味，更令人心情悲凉沉重。

人们深为敬重的文丞相被人劝死,这样的想法还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共鸣。赞同的认为这篇祭文写得“感情壮烈”“气势磅礴”,共鸣在“气节”,认为文丞相为保气节,当死。

包括《江西省人物志》在内的不少典籍中都记载了文天祥得知《生祭文丞相文》后,写了一篇《谢王炎午生祭文》,这篇答谢文是文天祥就义后在他身上发现的,王炎午见到此文后,痛哭流泪,将此文小心收藏。但据后来一些专家学者考据,认为这篇“谢文”是后人伪造的。

细细品咂这篇“谢文”,我的第一个怀疑是:王炎午看懂了这篇文章吗?“谢文”不长,将中间一段录下,和大家一起品鉴:“非王君无此伟业,非王君无此奇文。非王君莫能勉我,赴沸汤而尽节;非王君莫能励我,蹈白刃而安身。叠叠千言,洒尽啼鹃之血;洋洋百转,销余蜀魄之魂。义昭日月,气塞乾坤。药石投遥,良友无愧为敌友;复亡莫救,罪臣岂得号忠臣。呜呼已矣……”。“伟业”、“奇文”、“非王君莫能勉我,赴沸汤而尽节”、“良友无愧为敌友”,这些词句真的看不懂吗?文丞相说得够明白了。文天祥以他的冷峻,抹去了王炎午们脸上的汗水泪滴,拨除了他们撕心裂肺般嘈杂的叫喊,看清了夹杂在这篇“奇文”字里行间的真实用心。

不管是否有这篇“谢文”,文天祥的心路历程在此拐了一个大弯倒是千真万确。

面对这样来自同胞的言之凿凿的劝死呼声,当张千载告诉文天祥时,我不知道文丞相心里做何感想,我只是感到心情沉重,全身冰凉。

这件事情牵涉到一个千古命题:一个人的生命究竟属于谁?当然,为了信仰、国家或民族大义,会有不少人慷慨赴死,诸如裴多菲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自己的



选择，生命属于自己，别人不能干预，更不能“劝死”。

这样的劝死，在中国古代很有市场，而且是属于正统文化。有人为气节而死，很好，官府表彰，家人骄傲，族人大修牌坊，志书上还要记上一笔。你还没有死，或你并没有打算死，就有人急了，他们怕你不死，就急忙来劝你速死，这样他们就心安了。至于他们遇到这样的情景，只会低头沉默，是万不肯去死的。漠视的是别人的生命，自己的命要紧。

“王炎午”们的所为，就是中国古代“气节”文化的典型案例。

敌人不让他死，而自己的同胞却急不可待劝他速死，这件事怪异得有悖常理。文天祥毕竟是有大智慧的，劝死的嘈杂鼓噪声反而激起了他让生命活着的勇气，我还有要事没做完，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去死。

这，大概是文天祥心路拐弯的原因。

文天祥被关进了元大都的牢房。元朝枢密院提审，问，你有什么话说？文天祥回答：作为宋朝的丞相，宋朝灭亡了，我忠于朝廷应当死；被你们俘虏了，按你们的法律也应当死，有什么话可说？

忽必烈于是让已被俘的宋恭宗来劝降，希望文天祥能尊君臣之道投降。此时的恭宗皇帝已经降元，并下了诏书命天下州郡降服，但文天祥一见恭宗就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按理说，君要臣降，这不能算不忠，何况满朝文武多已归降。但文天祥认为，“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在文天祥看来，爱国重于忠君，这是大节，不能有二心的。

见此计不成，元朝又让被抓到大都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写信向文天祥求助、劝降。自空坑兵败后，她们母女几人被元军掳到大都，软禁起来，算来也有三年多未能见面了。收到女儿来信之后，文天祥硬着心肠，作《得儿女消息》一诗：“故国斜阳草自